松京誌 一

凡例　疆域　烽燧　戶口
地圖　沿革　形勝　田制
高麗世紀　郡名　官員　風俗
國朝紀事　城池　山川　土産

松京誌序

王者統一區宇奠厥京邑其舊京新邑咸在保釐爲不如是不足以控四方而衛王居也商既遷殷亳邑猶存周既營洛豐鎬是鞏漢唐有東西之都 大明有南北之京皆此義也我邦雖僻小自高麗以来統合三韓幅員無缺乃其刱業之初於蜀莫古郡肇開京邑號之曰開城至文宗之世以平壤爲西京漢陽爲南京開城爲中京而中京之名起焉我 太祖始都中京後定鼎于漢陽則中京亦 聖朝之舊都不可曰勝國之遺墟已也昔高句麗既都平壤復以漢

陽爲南平壤則西京南京其稱已久而中京其後出
者然唯是三京之地據山河之險控梯航之要珠貫
碁列雄視八方其視鷄林熊津金馬之等不可同日
而語則中京者漢陽之內輔而西京又爲之外垣皆
所以翼護 王都用固我萬斯年無疆之業者也其
疆界沿改之跡山川控禦之勢以至宮殿樓亭之勝
忠臣孝子之行惡可無紀載之書乎余於癸未春留
守中京中京之人以中京志三卷示余而語之故曰
是編也首尾粗具節目無闕然每一沿革輒贅爲續
志謂宜删其煩惑會通而成一部余於聽事之暇相

與訂正凡故事古跡之追得而散在續志者或新定
之制可以追載者各從其類附之原編次之爲五卷
將付剞劂雖與史弱翁舊京之紀顧寧人京東之考
不堪比擬亦庶乎文獻之徵於後也其人物所載極
嚴至峻千百取一二而已然我 朝致治之初其名
臣碩輔固莫非中京人 中葉以降亦惟徐花潭之
學行宋泉谷之忠節車五山之文章彪炳照爛未嘗
不羽儀 王庭黼黻 王猷而俗習日痼賢路日蓁
今雖有奇偉才幹之士拔乎其萃而名之曰中京之
人則槩擯而不見收微官薄祿卒不能展布其所蘊

斯又何故也修官方振淹滯春秋貴之惡可因循而莫之矯乎是又余撫卷而累欷者也多士請余爲序辭不獲略論如此甲申暮春留守金履載序

松京舊誌序

山經地志蓋本諸禹貢禹貢一篇包括九州之慱大而後世之書若區宇志風土記西京雜記東都事略之類一何簡編之多耶豈世益下而事益繁慱雅之士欲盡所聞見而自不覺歸於葛藤也松都固五百年王業之地不可以無志也而累經兵火文獻無徵尋問古蹟莫有知者余甚慨然曹長淵臣俊年近八袠一鄉之遺老也有松都雜記參攷古史間以謠俗余取觀之且摭勝覽所載作爲此書略記家國之興喪敎化之得失人才之盛衰古今之風俗至若吟風

咏月之作騃雜無用之言棄而不録雖筆削詳畧不得其中而後之志於古者或有取焉則其於觀感勸戒之道亦不無少助云爾歲戊子仲秋留守金埥序

松京舊誌跋

地必有誌亦一方文獻也其有關於掌故大矣松都乃五百年興王之地而入我 朝爲分司保釐之所固非如諸道郡邑比而舊誌失於兵燹故相國潛谷金公守是都始就鄉老所錄添刪爲誌有板本刊行於世矣余於到任之後訪誌則官無藏矣問板本則已逸半矣遂廣求得一本於閭里私藏而觀之蓋其所編摭取關於風俗教化可以觀感勸戒者而如近於浮華駁雜者俱在脫略其法嚴矣然惟事實之無關於人事舊蹟之或涉於荒誕者略亦可也而不無

可以驗謠俗而資博聞者且如題詠之可諷誦者尤有係於採取風謠以占汚隆之機則亦何可一切棄而不收乎古人志記所以俱收而不嫌繁冗者也豈專爲衙已聞見之博洽而已哉余方慨然於官無是本思有以續之矣會 朝廷有增續勝覽之擧 命搜上故實余故博詢一府與言且取前誌與鄕中人士所記者使府下文官前僉正朴來慶進士金始炙共掌編摩之役相議損益續而成之編爲上下卷視前誌則已多矣首載勝覽者以委巷後生未易考見本書也盡錄前誌者以先輩遺編不敢妄有加減也

遂末添入逸事者以補遺續志亦稗史之體也至於孝子烈婦學行之未及載於前志者並採公論之實而編入之亦所以發潛德之幽光而樹後來之風聲也噫繁簡雖殊於前後大致同歸於一揆後之觀者毋以余僭焉而恕之則未必不爲他日太史氏採摭之資云爾歲庚辰仲春上浣留守李鏊跋

松京舊誌跋

歲在乙丑余以經歷到府始見故留後潛谷金相國所撰松都誌志古今事實詳密有法信乎不刋之書也厥後猥蒙 聖恩再忝保釐之任其間歲月殆二十有餘年矣適者求見舊志則舊志已亡而只有新增草藁一部盖李公進吾甫爲尹時因舊志潤色之者也其跋文備叙事之顚末可攷而知已然李公初欲鋟梓廣布而不意徑遆而歸今其書蔵之几櫝間寖爲蠧蝕之資倘或湮泯而不傳則故都文獻終歸於杞宋之不足徵也豈不惜哉遂與府儒朴生昌垕

謀所以剞劂之其具畧備而匠手功役之費闕焉儒林各隨力以助而官府亦補其不足使進士金始究主管其役役纔始而余且瓜還諸君苟能終始相勉卒完其功則豈非一府之幸歟噫是志之作不但記故事而已將使後之覽者有所觀感而興起焉者顧念圃隱花潭兩先生或以大賢身任綱常或以醇儒學造高明眞所謂百世師也其他忠臣烈士孝子節婦與夫博聞篤行文章才藝之士無不炳燿於編中則生乎其地聞其風而慕其賢宜有倍者使今日爲士者皆有彼何人我何人之意而必欲砥礪名行追

軌前脩則人才輩出庶無讓於古而鄉里善俗可復
見於今矣其有補於風化豈淺尠哉臨行書此以勗
諸君子云　上之三十一年乙酉下元後二日寧越
嚴緝跋

松京續誌跋

松都誌之作厥惟久矣刱之者故留後金相國潛谷公也後潛谷蓋五十餘年而增修之者李公整而卒鋟之梓克完其事者又嚴公緝也是在歲之乙酉而乙酉去今又爲五十三載其間歲月愈久事蹟寖廣凡可以續舊而書者固非一二焉　聖朝文治之所及風聲之所樹衿紳科甲之繼興者可書也閭巷孝烈之著聞者可書也其餘諸條之合續書者亦不可僂指而況於庚申之秋我　聖上駕幸故都　御南樓而召諭父老　臨月臺而親試文武士　特賜三

宇宸翰揭于明倫之壁尊聖道也 親灑二句雲章勤成竹橋之碑表精忠也如杜門之洞不朝之峴靡不旌厥里而賁 御墨此誠千古曠絶之典而竊仰適追癸酉前後一揆真可以于 先王有光則斯不獨一邦人之聳動鼓舞於羽旄管籥之下而已 聖人臣直振德之休將垂耀永世於戲不忘則豈不尤盛矣哉而其合書之斯誌以詔于後者不比如風壞謠俗之可記也已不侫謬膺保釐之 命始至也取覽舊誌雖其文獻之足徵非不詳且博而猶病其乙酉後五十餘年事闕然不舉思所以續成而補之適

府中諸儒有謁余而請輯者遂樂聞而可之使進士韓命相李養浩等共主編摩之事不日而篇告成仍屬余爲之記蓋略於舊而宜詳者詡於今而可續者無一不書而况癸酉庚申　駕幸時專載之尤備亦所重者在焉耳乃命之曰松都續誌仍諗于多士曰使居是邦者士礪名行鄉敦善俗武競文興日有彬彬以不負我　聖朝前後作人之化則庶不失續斯誌之本意而棫樸兎罝之詠不專美於三百之篇矣然則後之莅玆者亦將有嗣我而續之者庶斯篇之不朽也諸君咸起而曰曷不勗哉遂書此而爲之跋

上之三十有三載丁丑之季春留守首陽吳遂采跋

松京誌小識

本府舊有誌原續兩編紀載頗該歲久而板刓編蠹無以考信且誌之成已過數十餘年其間士女節行之懿衿紳科甲之盛可記者非一二數俱在誌成之後不入於編錄此誠斯誌之闕文雖今不刓且蠹新編之繼輯固不可已矧今刓蠹至此而不思改修則將使西京故都衣冠文物之制興亡沿革之蹟漸至於昧昧不可知此豈非杞宋之無徵孔聖所以發歎者歟余忝保釐之任來守是都不能無慨然於斯與府之紳士謀所以補其遺而壽其傳亦皆樂聞而爲

之役焉遂揀其有文識諳故事者某某人主其事三閱月而功告訖删冗就簡仍舊補新該略得宜事實咸備誌凡三卷取其功役之易辦以活字入刋府人士以余之居是任首是議屬爲之記余曰誌之序若跋則前人之述備矣余無容更贅而至若覽古人之姱節而興孝烈之行見前輩之榮達而勵晉修之業則府人之責也考題名之案而溯往昔之執驗芳臭之傳而按得失之蹟則後來之鑑也又何待余言爲哉今此一編之誌而上下之勸誡斯存則不但爲府中文獻而止其有補於世教大矣使後之覽者知斯

義傳斯誌隨事繼輯毋至泯没余竊有望焉壬寅季
秋上澣留守温城鄭昌順識

松京誌補遺序

松都之志昉于潛谷金相國蓋自郡而爲都都而爲
府上下七八百年建置沿革風謡形勝人物古蹟旁
蒐廣摭莫不該載然事隨治異政因時增則距潛谷
百餘年以至前留守鄭公志凡四續焉歲癸卯不佞
代鄭公而來蒞居無何府人士咸造于庭曰鄭公之
爲志既備而近固宜無所事乎爲補然自我公之莅
是邦凡所敷奏朝廷禀 旨施行如刱節祠甄人材
設教官繕城池六七事又皆可書且夫往哲之詩文
尚多闕畧志固不可以不補也不佞始則靳而未乃

許匪敢曰施勞於前輩夸博於來世有事則紀其實而已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周知其利害竊意三代之制五服之長九州之伯各記其山川民物田賦徭役以備一方之掌故今之見於經者若書之禹貢爾雅之釋地亦必因此而有所據依則後世以來都府郡縣之志蓋其所由來久矣而紀載周詳俾文獻足徵是又守土者之責也茲府高麗之舊都也自太祖肇基樹立宏大典章禮樂蔚有可觀故開州之名屢見於宋史遼志至若徐兢圖經所載寶文清燕臨川諸閣基址規度歷歷具悉一時之盛槩可想見

及夫太祉已屋時移事遷則故家遺老衰徊指點於荒烟蔓草之間求得其一二遺跡亦已杳不可尋矣或幸而雜見於中國之書則讀之者如獲異邦之奇聞信乎前代之逸事類非耳目之所可窮而是志尤不可以不詳況我 聖朝眷顧保障凡所以培養人材愛恤軍民靡不用極前後守臣式克欽承嘉績顯庸磊落相望而中世已上其鄉之先哲道學如徐文康懿義如宋東萊忠勇如劉副帥文章藝能如車五山韓石峯是皆彬蔚當時輝映方來人物宦業之盛跨軼前古區區如不佞不過宣布我 聖上德意修

擧關典粗效保釐之責而已其事可以書亦可以無書苟使繼是而來者撫育民庶慎固關防務盡厥職玆土人士亦能淬勵名行捍衛 國家毋俾向者數公專美于前則是志也又將不勝其書此乃不侫所以補遺之志也請姑書此以竢之 上之七年癸卯之仲秋下澣畱守徐有防序

松京誌補遺跋

吾東自檀木聖人始有國社民人箕聖仍之而邑焉其後衛滿簒之傳世數葉東明高氏享國七百卒爲羅氏所并今之平壤是已嶺南慶州古之東京朴昔金三氏迭相王歷年幾十百百濟自十而百都于扶餘亦序傳四十首露之伽倻甄萱之完山弓裔之鐵城或國小表表無可稱者或乍興乍亡不可以國都政俗論蓋自檀君至于今所傳誦者不過首出之君二三而年代夐遠文獻無徵不知檀之胤誰也箕之仍爲某自羅麗濟三國始記其王號而亦未詳焉其

名臣良輔宮殿門術街兒髫女之謡王塵伯聲之蹟寂然若夏虫之經冬誰復有知之者若夫勝國王氏太祖以天日之表英偉之姿膺三韓統一之運放于王虜甄氏先操鷄後搏鴨定都於崧陽五百年王基蔚乎有小中華之稱矣至若唐宣宗之渡海作帝建之入唐聖骨康忠之事栁杖靈豚之説事近神奇而荒誕詭恠不足盡信前此作誌者非不記事之纖備而或多措據其靈虛之聞架漏於真實之蹟樓臺寺觀則夸而壯之人物風教則踈而約之使半千載三十四君治亂之蹟昧昧若説夢依俙隔壁聽瑩終古

風詠亦多遺珠前留相徐公慨然于斯與都人馬上舍之先趙教官有善採其闕漏發其幽晦捐千金入劂名曰松京誌補遺作爲弁卷之文工未既邦人去思重過臘而不佞分司是邦馬君袖編藁勸余尾跋辭之不獲遂秉管而颺之曰非徐公莫能顯故都幽闕之蹟非馬君亦莫成徐公發揮之志灰刼屢變若朝暮相遇者伊誰之功前後騷人韻士之得是人而顯其名者眞可謂附驥尾而行千里云爾 聖上卽祚後九年乙巳首秋下浣白雲散人坡平尹塾跋

松京續誌序

粤在丙辰我
正宗大王特軫故都幅員之狹　命劃付金川之大
小南兩面長湍之松西面一隅以爲廣土田裕生業
之地實松民萬世之惠也本土舊有誌備載一府故
實而事之大者莫過於此烏可無繼修之道哉府誌
之作肇自　崇禎戊子中間屢經增損至　正宗癸
卯定爲三編又有補遺一冊其所紀載非不詳悉惟
是近事之遺實爲欠典余守是府之明年屬府人士
之稍有識者參互檃括別爲續編而或慮頭緒太多

難於考閱遂取補遺合爲一通總名曰松都續誌竊
惟勝國遺墟爲我 朝興龍之基上下數百年盛衰
沿革已盡於前誌瞭如指掌然苟無此編之續修則
何以知我 先王眷顧軫恤之盛意也凡爲松民者
摩挲遺編歌詠 聖意益篤忠義之心其庶矣夫
上之二年壬戌仲秋下浣留守安東金文淳序

松京誌目録

凡例　地圖
卷之一
高麗世紀　國朝紀事
卷之二
疆域　沿革　郡名
城郭　烽燧　部坊
官員　姓氏　戸口
田制　風俗　土産
卷之三

山川 形勝 題詠

卷之四

學校 祀典

卷之五

宮殿 祠廟 官舍

樓亭

卷之六

關防 兵制 職役

廩料 郵撥 橋梁

陵墓 佛宇

卷之七

古蹟

卷之八

人物　才行　忠臣

孝子　孝婦　烈女

名宦　附録

卷之九

文科　蔭仕　司馬

武科　武南　未第武官

卷之十

留守　經歷　都事

教授　分教官　麗陵祭奉

松京誌凡例

一松京誌之作始於　崇禎二十一年　仁廟戊子其後保蘆諸公相繼修葺原誌爲三冊續誌爲二冊矣今因疆域之沿革更加修葺而原續離爲二袠難於攷閱故玆合爲一

一前誌所載不敢妄加損益而間或有不可不校正者正之添補者補之

一人物孝烈之類凡可繼録者並依舊例收載

一豐德合屬事備載顚末而其山川古蹟之類據輿地勝覽及舊邑誌逐條附入

一重修記上標文及題詠自前錄入而年代寖久編袠浩繁故前誌所載外茲不復舉

一本誌參取麗史　國朝寶鑑宋明史徐兢圖經輿地勝覽文獻備考及本土謠俗諸家文集而彙成者則逐條之下例當各註其出處而一條之內或多雜引諸書相互而成文不可的指某書故不得懸註其他可註者嫌於斑駁仍並闕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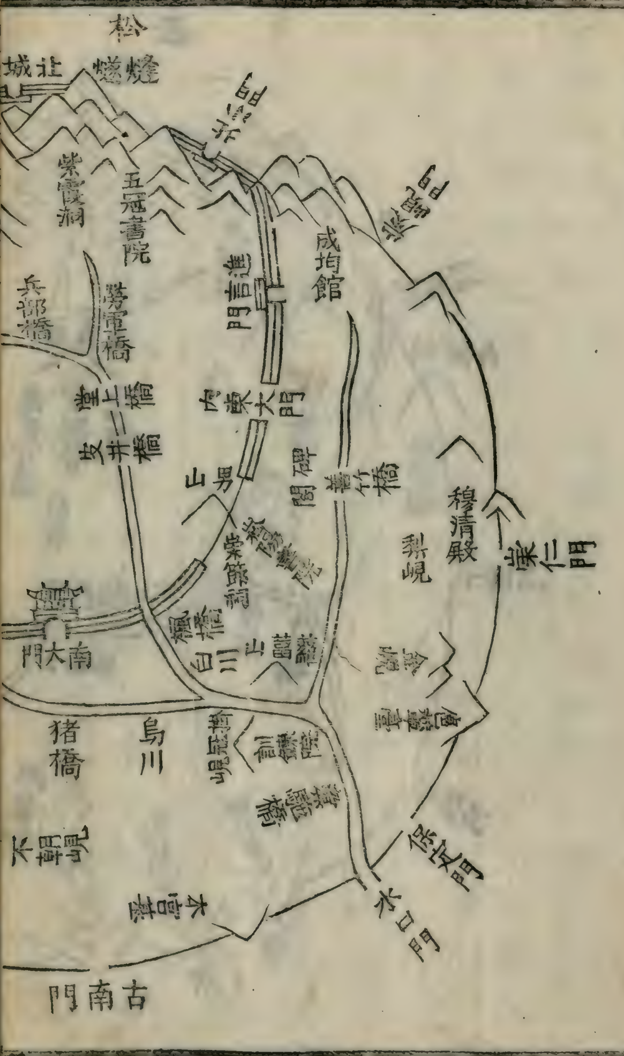
一出原誌者註原字出續誌者註續字新增者註增字或原續增參錯成文者以原續合原續增合註以別之

松京幅員圖

金川界
首龍山
上頂
白峙鎮
熊峙
萬景臺
朴淵
泰安倉
山城
聖居山
蘿貝峯
天磨山
五冠山
湧岩山
鷹峯
道山
長湍界
寶鳳山
松嶽
內城
長湍界
口拼峴
分地川
外城
板門橋
進鳳山
高頭山
德積山
長湍界
沙川
如尼山
白龍山
厚陵
東江
蟠岩
祖江渡
領井浦

金川界
大屯山
帝釋山
青石洞
金川界
龍峴
鳳鳴山
萬壽山
五鳳山
麗祖陵
杜門洞
白川界
碧瀾渡
西江
金山
龍岫山
東方浦
扶蘇山
齊陵
御屏山
白馬山

松京城內圖


松嶽
北城
紫霞洞
五冠書院
兵部橋
成均館
內東大門
男山
碑閣門
善竹橋
穆清殿
崇仁門
崇節祠
南大門
猪橋
烏川
不朝峴
保定門
水口門
古南門

嶽
烽燧
檜岩
廣明洞
滿月臺
朱雀峴
管理營
貳衙
壽昌宮基
司倉
分奉常
太平舘
社稷壇
蜈蚣山
午正門
關門橋
鶯溪
十川橋

松京誌卷之一

高麗世紀

太祖（姓王氏諱建金城太守隆之子）戊寅即位（梁均王貞明四年）初仕弓裔爲侍中裔政亂衆心咸歸於王申崇謙裵玄慶等相與推戴遂即位於鐵原（與新羅景明王後百濟甄萱並立）國號高麗建元天授徙都松嶽（原續合）〇幸西京創置學校（增）〇新羅王金溥來降遂并其國〇甄萱爲其子神劒所逐來降王自將征百濟神劒降遂并其國〇親述訓要十條（一曰我國大業必資諸佛保護之力禪教寺院宜禁撥奪二曰諸寺院道詵所占定外不可妄加創造三曰傳國以長雖曰常禮然元子不肖與其次子四曰

乂慕唐風文物禮樂悉遵其制契丹禽獸之國愼勿效焉五曰西京我國地脉之根本宜以四仲巡駐留過百日六曰燃燈所以事佛八關所以祀天靈及名山大川龍神宜禁加減七曰欲得臣民之心要在從諫遠讒又使民以時輕傜薄賦自得民心國富民安八曰車峴以南地勢背逆彼下州郡人不宜在位用事九曰安不可忘危兵卒宜加護恤量除傜役每年秋訓閱勇銳十曰周公無逸一篇宜當圖揭出入觀省○續 在位二十六年 統一後八年○行後唐年號又行後晉年號○原下同

惠宗 名武太祖太子 甲辰卽位 後晉出帝開運元年 在位二年

定宗 名堯太祖第二子 丙午卽位 開運三年○原 震天德殿王大驚遂不豫 續 ○在位四年 ○行後漢年號○原下同

光宗 名昭太祖第三子 庚戌卽位 後漢隱帝乾祐三年 建元光德○今

百官衣服從華制○始設科舉後周人雙冀隨冊使來以病留王表請為僚屬遂授以文柄奬勸後學因命知貢舉試以詩賦頌時務策賜進士及第科舉始此在位二十六年行後周年號又行宋年號

景宗名伷光宗太子丙子即位宋太宗太平興國元年在位六年

成宗名治旭之子太祖之孫壬午即位太平興國七年追尊先考為王廟號戴宗祈穀于圜丘祈穀之禮始此定五服給暇式○立五廟社稷創國子監原○以八關會燃燈會雜技不經罷之增○行文臣月課之法○在位十六年行契丹年號○原下同

穆宗名誦景宗長子戊戌即位宋真宗咸平元年康兆引兵犯闕廢

王爲讓國公尋弑之○在位十二年

顯宗名詢郁之子太祖之孫庚戌即位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原松岳崩○五冠山崩○松岳又崩續○契丹兵至羣臣議降獨禮部侍郎姜邯贊勸王南幸○追封新羅侍郎崔致遠爲文昌侯新羅翰林薛聰爲弘儒侯並從祀先聖廟東國通鑑云太祖潛邸時致遠貽書有鷄林黃葉鵠嶺青松之句謂其有密贊王業之功有是命築城于京都○設國子監試試以詩賦監試之法始此○原復八關會燃燈會增○在位二十二年復行宋年號又復行契丹年號○原下同

德宗名欽顯宗太子壬申即位宋仁宗明道元年在位三年

靖宗 名亨顯宗次子 乙亥即位 宋仁宗景祐二年 凡教令稱制○在位十二年

文宗 名徽顯宗第三子 丁亥即位 宋仁宗慶曆七年 以崔冲爲門下侍中○始行貢闈封彌法 因黃抗之考試甚濫始行此法○原 宋使來 是後兩國使价連歲往來○朱子曰嘗見韓無咎說高麗入貢時神宗諭其進先秦古書及進來內有六經不曾焚者神宗喜即欲頒行天下王介甫恐壞他新經遂奏云真僞未可知萬一刊行後爲他所欺豈不傳笑夷夏神宗遂止本亦不傳以其觀之未必有是事蓋招徠高麗時介甫己不在相位且神宗是甚次第剛明設使所進真有契于上心亦豈介甫所能止之○續 在位三十七年 原下同

順宗 名勳文宗太子 在位數月

宣宗 名運文宗第二子 甲子即位 宋神宗元豐七年 在位十一年

獻宗 名昱宣宗太子 乙亥即位 宋哲宗紹聖二年 在位一年禪位

肅宗 名顒初名熙宣宗之弟獻宗之叔父 丙子即位 紹聖三年 始鑄錢○立祠于箕子墓○在位十年

睿宗 名俁肅宗長子 丙戌即位 宋徽宗崇寧五年○原 置寶文閣學士充其選者皆一時豪彦 增 ○徵處士郭輿 輿棄官隱居金州王召致之輿以烏巾鶴氅常侍左右時人謂之金門羽客 召清平居士李資玄赴行在 先是資玄以戚里避權勢棄官入春州清平山居之王屢徵不就王幸南京遣其弟資德往諭乃赴召固請還山 立養賢庫於國學 原 ○使尹瓘討女眞立碑定界 增 ○在位十七年 原同下

仁宗名楷睿宗長子癸卯即位宋徽宗宣和五年日月同出○李資謙拓俊京等作亂○李資謙刼王移御其第○李資謙叛拓俊京執資謙因之奉王還宮○命諸州立學○三日並出○雨血原○妖僧妙清據西京叛使金富軾討平之增○在位二十四年原

毅宗名晛仁宗長子丁卯即位宋高宗紹興十七年○原虎入大明宮太史奏野獸入國宮府將空續○武臣鄭仲夫李義方等作亂大殺文官初金敦中以富軾之子擢科第一年少氣銳因除夕儺禮以燭燃鄭仲夫鬚仲夫喙敦中至是王幸普賢院與文士賦詩酣飲扈從將士皆飢困仲夫等大恨之遂矯旨聚軍凡戴文冠者盡殺之投屍澤中又遣兵殺留都文臣敦中逃匿紺岳山仲夫購捕殺

之○澤在城東二十里桃源驛下流沉朝士故名其澤曰朝廷沉鄭仲夫等放王

于巨濟○在位二十四年原

明宗名皓仁宗次子辛卯即位宋孝宗乾道七年○原宮闕灾鄭仲夫

等閉門不納救火者於是殿宇燒盡王出山呼亭

慟哭而已續○兵馬使金甫當起兵討鄭仲夫等

謀復前王不克死之⊙鄭仲夫弒前王○以上將

軍崔世輔同修國史武臣以史官直書毅宗被弒事欲無察史職時有一醫自

稱玉堂人人問其故醫以詩答曰戰將今為修國史不妨醫作玉堂人○原南部有井

赤沸三日未幾蓮花院池水赤龍化院池赤如血

○震宣慶殿○虎入延慶宮○將軍崔忠獻大殺

朝臣特李義旼凶恣日甚其子至榮逼淫王嬖姬王不得罪之會王幸普濟寺義旼稱疾不從潛往彌陁別墅忠獻與其弟忠粹往其門外俟之義旼將還出門忠獻直前斬之分捕支黨斬之夷義旼三族上將軍吉仁在壽昌宮聞變與將軍俞光朴公襲率衆向市街忠獻等勒兵迎戰仁大潰馳入壽昌宮拒守時王御壽昌宮忠獻使郎將崔允匡入奏請入宮搜捕王許之遂縱兵闌入隨遇輒殺光與公襲自刎左右皆散走惟小君及宮姬數人侍側垂泣而已吉仁走北山墮崖而死忠獻又執叅政李仁成承宣文迪崔光裕大司成李純祐等三十六人皆殺之又流判衛尉事崔光遠等四人于南裔崔氏溥曰忠獻爲人陰賊鷙悍去一義旼而生一義旼虺蜴雖除而貙虎入室一家四世相繼執命國之不亡如綫高麗老賊權奸無世無之而未有若忠獻之尤甚者也○續

崔忠獻廢王○在位二十七年原下同

神宗名旼改名晫仁宗第三子戊午即位宋寧宗慶元四年崔忠獻兼吏

兵部尚書（忠獻在私第注擬文武官以進王頷之而已）在位七年

熙宗（名韺神宗太子）乙丑即位（宋寧宗開禧元年）崔忠獻廢王○在位七年

康宗（名貞改名祦明宗太子）壬申即位（宋寧宗嘉定五年）在位二年

高宗（名瞮初名瞋又改名晊康宗長子）甲戌即位（嘉定七年）崔瑀（忠獻子）劫王遷都江華（時有蒙古之亂瑀欲避患脅遷之○原）天狗墮松岳○雨毒虫其虫身纍細網剖之如斫白毛隨飲食入人腹中或咽入肌膚人輒死時號食人虫試以諸藥不死塗以葱汁則便死○崔沆（瑀之子）享王（臣下之享王自沆始後視以為常以至上下褻狎等威無章○原）赤祲如血○慈雲

寺池水赤其沫如血校勘姜虔云新羅時有池赤之變其年王薨今玆王疾殆不瘳乎 續 ○在位四十六年 原

元宗 名禃初名倎高宗太子 庚申即位 宋理宗景定元年 林衍廢王幽于別宫蒙古遣使復位○王如蒙古尋還復都開京○世子諶尚元長公主 蒙古建國號曰元○原 ○使金方慶平耽羅 增 ○在位十五年 始行元年號○原

忠烈王 名昛初名諶元宗太子○自後皆元賜謚 乙亥即位 宋恭帝德祐元年 禁白衣 太史局言東方木位色當尚青而白者金之色木制扵金之象也請禁之 令國内剃頭服元衣冠○賛成事安裕建議置國學○元

遣使封王為逸壽王冊世子謜為王○元復命王復位○謜遷王于慶壽宮原○龍化院池魚死浮出無數伍允孚言甲戌東池有此恠而元宗晏駕請王脩省以禳之續○在位三十四年原

忠宣王名璋初名謜忠烈王長子己酉即位元武宗至大二年○原松岳崩續○在元傳位增○在位五年原

忠肅王名燾忠宣王第二子甲寅即位元仁宗延祐元年以文成公安裕從祀先聖廟○元徵王入朝收王印章後十年復位○原○王入元羣臣多懷反覆獨韓宗愈李兆年從行上書訟冤○續在位前後二十五年原

忠惠王(名禎忠肅王長子)辛未即位(元文宗至順二年)元命上王復位徵王入朝(後九年復位○原)○元流王于揭陽薨于道(增)○在位前後六年(原)

忠穆王(名昕忠惠王長子)乙酉即位(元順帝至正五年○原)天覔自東起隆于男山俄而復起爲二分向南北○松岳鳴(續)○在位四年(原下同)

忠定王(名眡忠惠王庶子)己丑即位(至正九年)元冊江陵大君祺爲王王遜位于江華○在位三年

恭愍王(名顓初名祺忠肅王第二子○大明賜諡)壬辰即位(至正十二年)王鮮辮髮○虫食松岳松葉(自是無歲不食松樹幾盡死)○我桓

祖自雙城來朝○諫官李穡請行三年喪○紅頭
賊陷京城我 太祖大王及安祐鄭世雲率兵大
破之時賊兵進聚於京城崇仁門 太祖以麾下親兵二千人先登大破之斬賊魁沙劉關先
生等斬首十餘萬級獲元玉璽及諸物至夜半餘賊潰圍出東門 太祖時在亂軍中有賊在太
祖後以槍注甚急 太祖拔劍斫七八人躍馬踰城馬不跌人皆神之 元廢王尋復
位封辛旽為眞平侯賜功臣號○以李穡爲成均
大司成穡擇經術之士鄭夢周金九容朴尚衷朴宜中李崇仁等皆無教官教授諸生性理
之學始此○大明太祖高皇帝遣使告定天下○帝遣
使冊王原○大井濁沸續○洪倫等弑王○在位
二十三年行洪武年號○原

辛禑旽之婢妾般若出也恭愍稱爲己子乙卯即位大明太祖洪武八年設成均試取士代言尹就掌試皆取勢家乳臭之童時人譏之以爲紅粉榜以其兒童好著粉紅衣故也官服從華制原○大井赤沸續○禑與崔瑩至平壤徵諸道兵督伐遼東我 太祖大王以諸軍還自威化島禑還京城初高麗開國於後梁時自忠宣王事元爲八十九年及 大明太祖高皇帝受命時則恭愍王十七年我 太祖在潛邸倡言當事眞主與鄭侍中夢周朴典校尙衷決策事 明及恭愍王被弑辛禑簒立金義殺 明使蔡斌逃入北元矣至是崔瑩遂倡事元之議時大明立鐵嶺衛設置官站勸禑

決策攻遼東我 太祖陳其不可禑不聽以瑩爲八道都統使我 太祖與曹敏修爲左右都統使督發諸軍禑與瑩留平壤時我太祖功名日盛且有李氏當王之讖故瑩忌之欲使得罪上國因而除之遂生此計云諸軍至威化島 太祖上言臣等過鴨江前有大川因雨水漲似難利涉又曰以小事大保國之道我國統三以來事大以勤玄陵服事 大明其表云子孫萬世永爲臣妾其誠至矣今聞立衛之言使朴宜中奉表啓稟策甚善也今不俟命遽犯大邦非宗社生靈之福也因極陳不便事狀請命班師禑不聽又貽書崔瑩極

言利害請速班師瑩不以爲意　太祖遂諭諸將

曰若犯上國之境獲罪天子宗社生民之禍立至

矣予以逆順上書請班師王不聽瑩又老耄不聽

盍與公等見上親陳禍福除君側之惡以安生靈

乎諸將皆曰吾東方社稷安危在公一身敢不惟

命於是回軍渡鴨綠時霖雨數日水不漲師既渡

大水驟至全島墊沒人皆神之禑與瑩聞之疾馳

還京六月朔諸軍來屯近郊爲書數瑩之罪請去

之禑不從與瑩募兵分守四門聚車塞巷以瑩及

禹玄寶爲左右侍中欲以拒戰　太祖由崇仁門

入建黃龍大旗由善竹橋登男山諸軍圍花園數百重（時禑與瑩在花園）大呼請出瑩瑩不肯出諸軍毀園闌入郭忠補等直入殿庭索瑩禑執瑩手泣別瑩再拜隨忠補而出 太祖謂瑩曰若此事變非吾本心攻遼之擧非惟逆大義人民勞困寃怨至天故不得已焉好去好去相對而泣遂流瑩於高峯縣又流瑩所親信宋光美等十數人 太祖與曹敏脩及三十六元帥詣闕拜謝還軍門外是夜禑與宦竪八十餘人擐甲馳至 太祖及敏修等第以皆屯軍門外不在家故不得害而還（原續合○我 肅宗

癸亥奉朝賀宋時烈上劄請追上太祖大王尊號曰程子論謚以不當其實為不正我太祖之開國垂統至今日三百年鞏固維持者實基於威化回軍大義昭如日星也今於尊號皆無此意臣每以歉然也臣欲以照義正倫等字追上者亶在是矣領議政金壽恒曰時烈劄既言舉義回軍之意不可無追上遂加上謚曰正義光德○續

放禑于江華○僭位十四年行北元年號後復行洪武年號○原下同

辛昌禑之子己巳立數月放于江華

恭讓王名瑤神宗七世孫己巳即位洪武二十二年誅辛禑辛昌○禮成江水赤沸三日原○籍田甑池水赤震動兩虹並現水聲如鼓色如血氣如烟○王始開經筵一日謂侍講官曰予年齒已暮雖讀聖經恐無益

也朴宜中曰昔師曠謂晉平公曰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也王嘉納（績）○在位四年遜于原州高麗亡

（凡三十二世偽主二人歷年共四百七十五年○原）

國朝紀事

太祖元年壬申（洪武二十五年）受禪于壽昌宮和平殿○親臨楸洞宮（即敬德宮）設科（原下同）

二年癸酉築半月城

三年甲戌徙都漢陽○車駕至臨津又設科前朝世族無一人赴擧（壬申設科盖欲慰悅人心而無赴擧者故至此更設而亦不赴遂）

命一都停舉禁錮

定宗元年己卯建文元年二月 上幸 齊陵親行寒食祭歷臨開城登壽昌宮北苑顧謂左右曰以前朝太祖之智建都于此豈偶然哉○三月還都開城時漢陽宮闕草刱閭閻未備百官軍民皆懷舊都太上王亦思之不置 上以遷都之意問于宗室大臣僉曰可遂以是月戊寅 上奉 太上王啓行庚辰至開城都焉 上每進見 太上殿留儀衛於洞口以數騎入從容侍話而退○冊 靖安大君太宗潛邸舊號爲王世子 上以宗廟在新都不能

親祭將移建于開城因廷臣言止之遣大臣攝行

續

太宗元年辛巳（建文三年）即位于壽昌宮〇命胄子入學

〇增修楸洞龍潛舊宅爲敬德宮〇增修崇仁

門内龍潛舊宅爲穆清殿奉安太祖大王御

容（原下同）

五年乙酉復都漢陽

十年庚寅幸松都

十一年辛卯初高麗於德積松岳等處春秋令宦寺

及巫張女樂祀之謂之祈恩至是上曰神不享

非禮令禮官博考古典罷之遣朝官奉香以祀之續下同

十二年壬辰 上曰高麗巨家大室皆臣事我家吉再以寒士抗節不仕是人之所難也予既贈諫大夫又爵其子所以褒其節義也

成宗元年庚寅成化八年特 命解停舉自太祖壬申至此七十九年

○原

五年甲午九月 上將祗謁 陵寢遂 幸本府府人李德根等上䟽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五百年大都豈無耕莘釣渭者且 殿下祭 眞殿而

不祀文廟是非隆師重儒之意也願謁文廟試取人才越翌日 上詣穆淸殿躬奠明禋訖 詣文廟拜先聖先師仍 御明倫堂教授白勛率儒生入庭四拜而出 上命左贊成盧思愼右叅贊徐居正饋諸生酒并賜米三十石綿布五十匹而試士則以未有 世祖故例不果行（原續合下同）

中宗三十年乙未（嘉靖十四年） 上幸本府遣官祭于麗太祖陵親行酌獻禮于穆淸殿往謁 齊陵還詣本府成均館行酌獻禮賜儒生米百斛（原作綿布百匹）試文士於明倫堂以政者君之所以藏身賦（一云以德化民）

頌 命題取文科金自陽等三人試武士於滿月臺取武科趙蘭等十人大臣等啓言拜穆清殿則思 聖祖創業之艱見滿月臺則監前代衰亡之由按其跡而究其故豈不益切於披往牒戒青史乎 御製有五宿松都七日歸之句

三十九年甲辰因大提學金安國及館薦 特除徐敬德爲 厚陵叅奉原下同

明宗朝親寫九重遣使詔先聖之題試士課等 優賜賞格又 特賜鳳山蘆田十結府居寺婢五口康翎蕪島魚箭八間于成均館留守李揵狀請家允

宣祖八年乙亥（萬曆三年）崧陽書院成 上曰文忠公以東國儒宗刲其節義可貫日月今既新建書院于欲遣官致祭於是 遣承旨往祭之 賜扁曰崧陽書院又 賜朱子語類是年都事李敞以遺像奉安（以題板事上稟 上曰夢周高麗人豈肯受本朝官爵雖有領議政之贈只書圃隱先生可也 ○續）

二十五年壬辰五月西幸時 上御南門樓聚民人令各陳所懷父老等前言願召鄭政丞謂鄭澈也

命釋澈甄用舊都人才（韓大用韓溥張寔曹旭韓洙林大昌田世龍張虎臣特除金吾郎○牧使金漬遭母喪廬墓起復為召募官與兄混弟濡集義兵屯朔寧

上留開城二日聞賊已入京城 上倉黃發向西
路時 廟社主奉安于穆清殿仍瘞之後因尹斗壽言遣禮曹參議奉出以去○原續合
二十六年癸巳奉 皇朝聖旨設愍忠壇于開城等
處與官銀辦祭品致祭陣亡官軍禮部題請平壤開城碧蹄王京設壇祭陣亡官軍奉 聖旨時提督李如松自平壤提兵至前此提督又留開城至是又來○續
三十六年癸卯遣應教李德洞以五百年必有王者
興論試士居首生員曹臣俊直赴殿試○命設陞
補詩賦各二人 公都會講製各二人○留守黃佑漢狀請蒙允○原下同
仁祖三年乙丑天啓五年遣校理李基祚以善人國之鳳

賦試士居首進士金集直赴殿試

孝宗在潛邸時入瀋陽　駕過本府本府人李綏邦陪入瀋陽孝廟登極後下教曰備歷危險奔走服勞忠勤不懈金與祖亦陪入勤勞甚多并特加恩除

二年辛卯本府饑移江都米一千石賑之續下同

四年癸巳本府及海西饑疫　命醫局送藥物以管餉穀賑救○教授石之珩上䟽進五位龜鑑益推演周易五爻君位也　優批賜虎皮

八年丁酉　命周垣于敬德宮及穆清殿舊基立下馬碑原

顯宗十年己酉判中樞府事宋時烈奏曰開城府穆

清殿卽 太祖潛邸舊基荒廢已極南門外又有
舊宅基址雜於民居之中請遣官看審仍令修治
從之原誌十年庚戌命修治敬德宮穆清殿門碑末知於是年復有脩治之命而其以庚戌爲十年則誤失○續下同
肅宗元年乙卯昔在 先朝壬寅遣禮官封植麗王
諸陵定其步數以禁樵牧三年一遣禮官視之以
王氏後裔在松都者爲守直官至是禮郎還奏守
直官貧殘狀加給料米
九年癸亥 朝廷以列邑常庶輩不辨魚魯假儒衣
冠爲逃役計 命試講以澄汰之蓋松都與京學

等自 祖宗朝獨不許講時議松江廣俱留府不
容異同將並講之松都韋布老少咸慨然以爲松
都乃 聖祖豐沛遷鼎以後開府置官屬倣漢東
西京黌序儀度一視館學至於 聖朝又有田民
之賜以爲養育振作之資 列聖之所以眷顧者
何如若不分松都之學館而非校混與江廣而等
夷之 列聖朝眷顧之意一視館學之義何居留
守申冣引 祖宗朝故事論列而不得 命甲子
夏五月士人張處敬等五十人抗章叫 閽下其
議春官適申冣入爲宗伯因引對奏曰臣玫松都

志兼攄故實 列聖之視松都不與他郡縣比光
海壬子籍軍時將與列邑同其講留守李時彥
啓陳故都與列邑事體自別狀相臣若李恒福若
李德馨意與時彥合力爭而寢其 命矣今當
聖代不可行光海所不行事孤 列聖所眷顧意
上詢諸大臣領議政金壽恒左議政閔鼎重合辭
對曰宗伯議是 上曰特除松都講原
十九年癸酉秋展謁 厚陵駐驛本府 命留守李
壽徵立碑于敬德宮及穆清殿 御滿月臺以賜
民田租之半頒 命題試取文科許溥林汝恂全

與初等三人武取張景緯等二十三人夜 御三
節軒 下教賜諸生綿布一百疋特 命致祭于
麗太祖陵及崧陽花谷兩書院翌日 御南門樓
進父老備詢疾苦父老等請長湍松西面豐德德
豐面金川故郡給屬本府 上以商議變通諭之
命蠲減舊逋還穀 原續合 ○御製有敬德宮南門樓
滿月臺詩各一絕崧陽書院詩四絕及圃隱畫像
贊 原下同
二十年甲戌 賜額崇節祠遣官致祭
四十二年丙申本府失火延燒三百餘戶死傷者多

事聞 特命限二年蠲役運粟九百石以賙之 續

英宗三年丁未 命銓曹錄用王氏子孫令留守別薦可用人留守趙榮福以王瑀別薦 特除東部參奉 增

四年戊申春逆賊李麟佐等煽亂三南鼎沸三月二十日曉宣傳官馳到本府傳 旨徵騎兵三百留守沈珙即召左右別將金光珍薛昌垕抄選精銳營下武士舉有敵愾之心爭先而集 出身洪蓍洋聞變詣營門自願赴難以身係行伍未果隸三百士從征 其日申時中軍趙命周領率登程翌日申時到弘濟院本營執事馳報廟堂

上遣宣傳官勞問是時城門已閉鐵營奉承 傳
給糧草遂移陣洗馬臺夜已曙矣翌朝 上特命
地部賜送粮草又別遣玉堂 傳教勞恤 聖旨
懇惻三百武士一時感泣誓以必死 上命抄二
百將士隷繼援將合摠營南下至全州賊就平捷
書已 聞遂班師而還羣情以不得一戰爲恨中
軍領率一百將士與長湍軍陣洗馬臺追後前進
及至廣州監護使狀請賊勦滅勿使前進留二日
宣傳官來傳罷陣 諭旨遂回軍三百武士齊到
京城 上特遣近侍勞問 賜饋其年十月 上

別遣御史鄭羽良特設別科取李運弘付武無等一百二十七人出身十四人陞資除職以賞其勞及盟府紀功 特賜名三百將士爲騎士悉録原從功臣之券馬聖河時爲訓鍊判官扈衛京城勘乱後以都摠都事叅會盟紀功一等○卓之漢以禁旅自願應五壯士選傳備樂 諭旨于願營紀功二等○原

十六年庚申八月 上將祗謁 齊厚兩陵 大駕到本府界府下儒生具巾服祗迎于沙川 上到槖駞橋 下詢父老曰爾等有經癸酉 行幸者乎儒生崔秀華進對曰臣年九十既經癸酉又覩今年死無憾矣 上感愴久之諸敬德宮摩挲

肅廟御製碑感涕拚和　御滿月臺管理使以軍
禮見　上謂諸臣曰城郭之周遭宮殿之位置碁
布星羅遺址完然而畢竟爲樵牧之場麗太祖創
業時豈知有今日乎爲其子孫者不念祖宗艱難
之業縱欲自恣以至荒墜厥緒君臣上下若不交
相警懼思所懲創又安知不爲勝國之歸也修撰
鄭翬良等進曰殷鑑不遠願留鑑戒焉　上曰其
亡其亡繫于苞桑所達得體矣金漢喆曰向使麗
君脩德　殿下此日安得臨此臺乎伏願　聖上
益懋晠德毋使後辟亦猶今之視昔焉移　御三

篩軒下 御題封授丞旨趙明謙曰明早與大提學往滿月臺揭題試士以待回鑾 大駕向 齊陵過不朝峴問命名之義侍臣對曰 太宗設科舊誌云 太祖設科而國朝寶鑑云然未詳本都前朝六族五十餘家不肯赴舉故名也 上曰末世君臣之義掃地矣聞不朝峴之名雖百世之下猶令人凜然遂親書不朝峴三字碑于其墟按碑面高麗忠臣不朝峴七字實非親書而國朝寶鑑云然未知何故 御製詩一句 命隨駕諸臣聯句以進詣 兩陵展拜 御豊德行宮 傳曰今番文武設場時一依癸酉謄録只許松都人入場他邑

人若或冒禁赴試非但拔去當勿限年停擧以此
意預爲分付可也還 御南門樓 下詢民瘼儒
生朴泰儉等以松西劉屬舊逋蠲減等事俯對
命蠲大小米七千餘石木綿五千疋 御滿月臺
入場儒生以題義未解伏地題卽江南春色手中
傳大提學吳瑗進曰士子問鮮題而臣亦不知不
能答矣 上卽改以感故都賦試取文科全命擧
金是宬金宗洙等三人武取田興齊等六十五人
上下教曰文榜有知名者乎注書李會元對曰全
命擧故都名閥而其父聖準早年登第授海西一

縣遭喪而歸自此絶意仕宦四十年不渡臨津銓
臣嘉其志屢遷至騎省郞命肇以克家之子見稱
一鄕今又擢首選誠奇矣校理鄭肇良曰金命肇
是老儒金是宬有能賦名金宗洙郞詩才士矣
上曰然則今番榜中人似皆可用之人矣留守金
若魯引對時 上問王氏子孫及文武中有可用
之人乎金若魯以出身王濟道前主簿朴奎晃薦
達（儒生則辛酉以張昌復任錫禹別薦） 上召見朴奎晃顧謂侍臣
曰此人雄健可用矣李會元又奏曰往在戊申秋
聖上以松都人不許清職事因兩銓入侍有所

下教矣其後馬聖河爲都捴都事文官則不過騎郎而止以此故都人情頗抑鬱矣金若曾曰誠如注書所達此地人實爲寃痛矣 上曰此則誠無據矣 朝家之視此關比他有別者以其爲豐沛之鄉也松都亦豈非豐沛之地耶今臨故都試取文武又試將校此豈予慰悅卽體昔年 盛意也草草往來奚知其人而但觀其外表將校吏民其皆俊俊可見舊都之遺才松都文武近其沉滯尋常慨然心既若此又見其人若默默而向望懽盛事於四十八年之意乎先問將校既有所達之

人卽爲甄用今謝 行宮文臣之不爲調用甚於兵曹通淸申飭其幾何而猶尚漠然前後銓官推考更飭吏曹當日政全命肇爲典籍田興齊爲造紙署別提文武科壯元孔一貫爲魚蘭萬戶金享基爲丑山萬戶薛續儒爲豆毛浦萬戶許喆爲會寧浦萬戶觀武才入格朴奎晃爲訓鍊判官王濟道爲訓鍊主簿特除李萬挺嘉善崔錫佐折衝觀武才賞加回 御三節軒翌日 幸成均館過善竹橋 命止金鼓以示敬賢之意以 御製詩二句 命竪碑 臨成均館周覽學甚歎曰美哉基也勝國好佛不好

儒以至於亡惜乎謁聖後 御明倫堂引見教授
金相礪掌議任錫禹教授請依 中廟朝故事率
諸生入庭四拜 上下教曰多士祗迎班列濟濟
士習可尚矣 命賜綿布一百疋 手書尊聖道
三字授教授示諸生仍問尊經閣書冊多少 命
芸閣 頒賜四書三經具諺解各一帙遣官致祭
于麗太祖陵及崧陽花谷五冠三書院及崇節祠
又 教曰 先朝癸酉幸故都也欲視學未果但
依 兩朝故事 大駕出香橋生員韓命相等上
疏請移清殿奉安 太祖大王睟容下慰松民仰

慕之意疏末仍及文武通淸及館奴婢請得專

批曰省䟽具悉奉審舊基宛然石室其爲興愴豈

待爾等之所陳而但玆事至重至大不可輕議至

於館奴婢事旣知於敎授所達者而文武調用業

亦飭勵矣還宮後下批

幸穆淸殿　上曰癸酉未及

行幸處今日來過是行昔日未行之　志事心甚

愴感還遡泥峴見四孝子碑　命賜其子孫食物

○御製有敬德宮滿月臺南門樓三節軒詩各一

絶又有不朝峴詩是年九月增廣時本府人金命九以武兼入侍上問松都儒

武赴擧多少特賜

香醞及魚脯于擧子　還宮後命沿路各邑及開

城新羅與軍餉減耗原續合

二十三年丁卯遣官致祭于麗太祖顯陵原下同

二十七年辛未以御製御筆命竪碑于杜門洞遣

本府留守致祭〇成均館及四書院田畓四十餘

結特命免稅進士李徽東等上疏蒙允

四十七年辛卯以穆清殿奉安太祖大王影幀事

進士崔星景等陳疏批曰省爾等之章嘉爾等

之誠既有敬德宮穆清殿莫重莫大之事不可輕

請也續下同

正宗七年癸卯初麗陵叅奉用禮曹差帖至是因留

守狀請 特命單望 啓下○留守徐有防應
旨上八條䟽其一杜門洞太學生曹義生林先味
孟姓三人並享崇節祠其二本府文官特許通擬
淸顯其三千摠別將執事久勤自本營報銓曹隨
窠收用其四左右訓長革之爲一分教官限以六十朔庸
爲初仕一命之階其五自峙鎭還付本營其六三司田畓
稅依本府賦法收捧家垈稅并蠲除其七草笠一
部價該曺上下不過下地木一疋此後以二疋定
給其八礪峴所在白川軍餉穀限二千石移付本
府 批曰杜門洞太學生三人並享事在 朝家

奬節義之道不宜持疑依施文叅上通擬臺侍事
全命肇巳例不須說也此輩俱是忠義簪纓之裔
朝家收録豈讓西北以此意申飭東銓武出身分
擬當窠事故都風氣多尚弓馬國家緩急必有所
恃近於朴洞治績益驗人才之積鬱亦以此意另
飭西銓分教官事實係蔭仕疏通之方許令該曹
論理稟處吏曹回啓本府文武皆有應得之窠而儒生獨無慰悅之方則向隅之歎理
所必至以訓長爲教官俾開疏通之路換以事而恐無所碍啓下白峙鎭還付
本營事三司稅蠲減事價綿布添給事各令有司
稟處二千石移付事依施〇又 教曰向因松留

應旨疏太學生林先味等三人有并享崇節祠之
命而伊後取考文蹟本祠并享卽故府使宋象賢
等三忠臣也若以三學士並享則位次旣有難便
之端焉且以事言之彼是勝國節士此卽　本朝
忠臣未必并享一祠况先味等俱以太學生立慬
本府學宫之傍別建一間屋宇以爲安藏祠板之
所〇又　教曰崇節祠纔下致祭之命此則依初
擇日待香祝下去留守致祭林先味等建祠後亦
令留守擇日致祭
八年甲辰　命以忠靖公禹玄寶配食崧陽書院

十二年戊申三月 傳曰是年是月即我 先大王揚武勘亂之年若月也紀錄從征之勲京外何異乎資憲趙重璧等四人（通德郎朴景興崔福瑞趙順建）及已叅原從之勲並貼加成給令守臣辦酒饌設樂侑之以示 朝家感舊紀功之意可也○六月 教曰捴都人五十年前李徽東禁都後無復擧論豈 朝家軫念故都之意耶分教官設置意非偶然凖朔入仕年前勅墨未乾無一人擧以行之者豈銓官急於濟私而然耶此後如有越限違式者政院執奏

十四年庚戌 教曰故僉正車天輅文章之外又有殊勞年前訪遺集留置閤中命內閣斯速入印後三年自內閣印爲三冊又有其祖教官廣運其父府使軾其兄殷輅其弟䫋善雲輅所著爲附録一冊內賜車天輅本家

二十年丙辰三月 教曰予於松都每念不忘以近畿雄府爲緩急所恃盖其山川雄渾土地廣衍民生於其間者往往多竒材異能負性帶氣之人蔚然有故都遺風固可尚矣且况百貨之所聚八域之所湊卽浿水以東第一都會也惟其貨利之場

人所厭苦並與其人擯不與焉夫周舊都也其俗尚且好賈況於幾百年蕪沒之鄉乎挽近以來朝家之收拾亦不若前府內人士抱才空老間有登第無歧自拔是豈　列朝軫恤之聖意且況弊瘼滋興貨泉凋殘此果由於子毋錢之庫儲漸縮官無以藉賴民無以振貸之致歟抑其一府之彊界介乎四鄰窄而不敷除其道路溝洫城邑廬墓則終有民多地狹之歎土之所出不足以供億官司而然耶近因金川移邑事松畱聞有通變之策其果然乎開城留守李晃膺曰　聖念特軫於故

都筵教潑發於蘇虞臣不勝欽頌感歎之至顧
今金川移邑之擧專出於避逺水土之計而但金
川境内無一清凉之地在前移邑非止一二歲月
稍久輒復如前則安知他日又不如今日乎松之
水土最稱清凉苟欲永避水土之害俾爲久遠之
圖則出金遷松之外無他道矣當此金川移邑之
時許設於松都城門不遠之地以郡守屬之本營
爲判官兼行從事之任如今之經歷之爲而姑罷
經歷官以經歷廩料經費小補公用不給之需金
川之上納於京司及巡營者無所省减則實爲松

金之兩得矣五月次對入侍時開城府新留守趙
鎭寬 啓曰頃奉 聖教往來金川審其地形察
其民情則以此全郡若屬臣營事多難便至於大
小南兩面請劃之論其來已久長湍之沙川以西
地雖蕞爾所關亦緊敢將兩處事實彙成冊子來
待矣 上曰下廟堂稟處廟議槩以爲綢繆保障
之道從便移屬似爲得宜 上曰議者乃以金川
兩坊長湍一面之劃付及白峙鎭之還屬紛然爲
説而年復年來尚未決定者蓋有待於駕過之時
特施恩典而今則其在不遠遊之義有難爲十數

日經宿之　陵行心中決定者即出場二字向筵
之發端勤諮槩示權輿之微意而新守臣所陳條
件甚為精約無損於公私有益於本府不過是劃
屬金川兩面而上自地部所納以至海西營邑之
用無不方便給代長湍土地亦不可以劃屬言而
在本府所得不些其所許施不必靳持特依守臣
所請移屬松都可也右議政尹蓍東　啓曰近來
松都之文武技藝可謂於斯爲盛而至於仕路則
全不檢用內外官任絕無可以屈指歷數者故渠
輩率多鮮體攻文而獲小成則遂停赴舉武出身

輦亦未聞有留京從宦之人　朝家之軫念故都前後何如而自下不能對揚　德意使緩急可恃之處齎抱才抑欝之歎不可無一番警飭該守臣今方登　筵毋論文武儒士搜訪其有實才者使之論列陳　聞以爲收用之地東西銓大政時松都人檢擬承　傳另念奉行之意一體申飭何如上曰誠如卿言人才之不能登庸未有若近日之寂寥今世雖有故處士徐敬德以今俗習孰肯擬以官職而請贈議政乎向者朴載熈之特除訓鍊副正者意在隗始武弁若此文臣何異守臣既承

筵教其所搜羅選進之方莫或泛忽而文武班族
外如膂力身手之可合拔用者亦豈無其人古之
劉克良起自徽匠至經銀臺此尤師古之一端并
以此意知悉可也〇七月守臣奉 聖教特薦文
臣一人教授許錄蔭仕一人分教官趙有憲儒生一人幼學李春韡
武臣二人前中軍朴洞前五衛將韓景禹武出身三人金履玉李命捷王允漸
各舉才諝條列以啓特 命兩銓錄用許錄
除掌令李春韡除 寧陵叅奉朴洞除富寧府使
金履玉除部將其餘入薦人次次收用事 下教
其後韓景禹除彥陽縣監趙有憲除顯陵叅奉

二十一年丁巳 命頒新定鄉禮合編上以王道觀於鄉 命內閣編集古禮所載飲射儀及後賢論述文字釐為二冊頒于四都八路○留守黃昇源率多士行鄉射禮于泮宮門外前留守趙鎭寬亦嘗講行此禮○前部將崇祿大夫梁
濟洙以武科回榜入侍自 上稱其年老貌壯
特除五衛將又 賜樂以寵之三軍門各致米三石布五匹
當宁十一年辛未十二月平安道土賊洪景來等起
于嘉山殺其守鄭蓍連陷數郡備局行關本府令
抄騎士一哨隷巡撫軍及至定州賊已據城官軍
屯守城外翌年四月賊就平遂班師備關來到從
征騎士勞績尤著者令該府給米布仍令限十年

給復蠲役其餘限七年又依都試例試射以入格矢數別單修 啓居首朴宗茂邊將承傳越三年癸酉因留守尹序東狀請柳葉箭三中者五人出身尹星東加資閑良崔益鑑等四人並直赴○百摠朴徵禧以騎士都領將加折衝騎士白有繪以生擒賊魁加折衝除邊將○以巡撫大將李堯憲固辭紀功從征人並未蒙紀功之典○增下同

十八年戊寅二月 教曰王氏子孫無立朝者久矣令該曹另加採訪其可合者初仕從速調用以示朝家不忘王氏之意辛巳六月都政王師義除厚陵參奉

二十年庚辰留守李文會以本府財用罄竭狀請大小兩南面及沙川以西田結劃付本府蒙 允

二十三年癸未留守金履載狀　聞略曰臣於赴任之前已聞本營百需蕩無餘地到營之後朔考文簿細究裏面則本府每歲應下通計爲五萬兩內外而除田賦軍布雜稅歲入之外取資於債殖者爲三萬餘兩見今債案所載本錢爲二十三萬兩而自數十年來太半歸於指徵無處之債逋無以取殖則每就易捧處劃本取用而乃於虛簿上添錄其邊邊又加邊積以歲年實存日削而虛簿日增至于昨年冬而尤三萬債本盡歸虛簿無處更捧劃致之勢如引繩而必絶臣之叨任適當其絶

處晝宵憂懼罔知爲計爲先就所謂虛錄中更加爬櫛另行徵督見今所捧不過數萬龜背之毛更無刮取之道矣如欲只以充捧爲務襲用攤徵之謬例則害及族里毒流一境皆將蕩析而無奠居者非所以仰體 朝家軫故都恤蔀屋之 聖意以臣愚見如得傍近數邑賦稅之納于京司者量其分數移劃於本府依華城田結劃屬之例則可以按舊無替永爲根基如其不然則亦自廟堂就某樣錢穀中以錢則限三十萬兩以米則限十萬石劃給則臣謹當從便措處爲留本生息取資不

竭之道乞令廟堂　稟旨施行籌司覆奏令守臣
督捧舊逋留守再　啓略曰伏承向　啓更就債
簿另行櫛核嚴加徵督則已捧者與可捧者約爲
七萬餘兩而除却勅庫所付及校院各處還給者
及今年應下補縮者則更無餘存矣每年應下元
不足三萬餘兩別爲措辦然後可以排比故商稅
及田賦戶役從民願略增其數則歲入爲一萬四
千兩而此外不足條一萬八千兩拮据無路便近
數邑田結中限二千四百結依華城例特爲劃給
或以諸道還耗壬午會錄條中折米六萬石劃作

松營補弊穀歲取六千石耗作錢補用事請令廟堂 禀旨施行籌司以本府近處畿邑海邑田結中限一千五百結依京各司有土免稅例從便劃給事覆奏蒙 允判下戶曹以無已例執奏領議政南公轍 啓曰當初劃給固出於窮變權宜之舉而有司之臣以例執難亦是盡職之意則今不必強令舉行第念松都以舊京分司破敗至此亟捄之方不可曰此遂已已劃之數亦無從他變通則惟有劃給合屬一條而豐德府界近在松都五里之許壤土相錯閭里相接便是一區故 太宗

朝十三年以豐德合屬於松都後復設邑則到今罷守而並府事有可據分司經用例皆取用於本府餉穀儲置中今此新劃邑土地既屬於分司則其正稅自當依例添餉大同亦爲仍留儲置如是則可爲永久資給之道存罷之際張大宜念而輕重之間便否可知豐德府許令屬之松都其減守合界等節分付該曺該道擧行就以昨年稅納言之該邑實結不過爲八百餘其不足之數亦不可無別劃以各道還耗中限二千石每年劃給使之作錢補用而存贏作穀限年還報之意並爲分付

於該守臣何如　上曰依爲之○禮判金著根
啓曰豐德邑合屬於松都事　命下矣取考謄錄
則曾前罷邑時客舍　殿牌社稷厲壇神位版鄉
校　位版例有埋安之規今此豐德舊邑時奉安
之客舍　殿牌社稷厲壇神位版鄉校　位版各
其基址淨潔處埋安而社稷鄉校　位版埋安時
不可無告由之擧告由祭香祝令該司磨鍊下送
隨時設行後深掘埋安之意分付何如　啓依
允
二十四年甲申因留守金履載狀請蠲蕩舊逋錢十

三萬四千九百餘兩悉燒債券○豐德合屬後豐德儒生輩以合屬爲不便呈於畿營請狀　聞勿罷邑又呈於籌司以合屬不便事搆成十條違日屢顲而並不得請則遂倡說以爲罷邑而埋校宫位版前此無例作爲通文傳于畿湖又倡誣說以爲埋安時有盜棘不敬之事作爲匿名謗謠流布遠近欲以此眩惑羣聽鼓動士論收合錢財私設疏廳以請復　聖廟爲號欲藉此而爲復邑之階自泮中擧此狀報于籌司籌司草記略曰合邑則社壇與鄕校　位版之埋安即事理之不得不然

而雖以 國朝故事言之乂逹姑無論百餘年來其例非止再三此乃已行儀節之易知者而昨冬舊豐德士民輩一自合邑之後做出白地謊說隱匿形影幻募楊州儒生之無識者築壇遺墟私自行祭褻辱孰甚焉於是京外惟鬼輩謂 位版不當埋安又於埋安之時不能如禮而多有褻穢之事相與設為疏聽名以復 聖廟發通於列邑校院討索扶助之物搆虛揑無辭說日增外面觀之則貧寒無賴之徒收合錢財生事於無事之計而末俗易譁每人難諭播傳遠近誠非細憂也至於

堤安時事則春曹援例 啓下後賫送香祝又自
捴營考儀式於春曹先行告由擇基址内潔淨處
如禮安奉其時叅班儒生及軍校吏民無不目睹
一番按查可以知之今乃以凶悖讐視等說無難
加之於人言者雖甚容易獨不畏誣人反坐之律
乎自 朝家若不別般嚴繩以明其挾雜搆虚之
罪則不但目下無息鬧之道方來之憂亦何所不
有方自本司據泮長報辭行會諸道使之一一曉
諭於各邑校院而舊豊德儒生之當初倡論者與
楊州儒生之私自設享者今開留畿伯一一查發

逹地定配後狀 聞京外悖儒之發通設疏廳者
亦令刑曹問名捉來并照律遠配何如 答曰允
州邑華合即恒有之政無邑則無社無校亦自古
當然之理此輩之若是跳踉誠亦變怪之大者苟
有慕聖賢習絃誦之心松京之學宮亦豐德之學
宮也此則姑舍 朝家處分之後敢生角勝之心
有此悖亂之事者眞所謂眼無國家若此不已何
變不有今此草記所論節節至當於此豈容尋常
勘過譸張凶誣及私自行祭之類均犯罔赦直是
亂民令道守臣並各查出嚴刑勿限年逹配至於

外託陳䟽內售歛財羞耻又莫甚焉儒名墨行尚
且見誅况此類乎令秋曹查出謄張者亦爲嚴刑
勿限年遠配以爲一分懲創之地○留守金履載
以查事之不可冒當再䟽蒙遆新留守李龍秀查
啓畧曰舊豊德鄉校　位版埋安後倡論發通謄
張凶誣之儒生兩人詳探摘發捉致行查一一承
欵謹依　判下並嚴刑遠配○儒生等　處分後
遠外詿誤之類猶襲訛謊不逞樂事之徒因而陰
嗾湖儒申綗等馳通三南募聚錢穀甲申春又設
䟽廳謂將復　聖廟䑓臣䟽論　上嚴批申綗等

三人並施島置之典丙戌清州逆獄起逆招干連
於申綱等其時爭言沈象奎請拿鞫申綱 上以
獄事已撤不允兩司發 啓請鞫〇十月次對
時領議政南公轍 啓年前松京儒生疏陳故郡
守趙有善故參奉趙有憲兄弟篤學力行之實仰
請 褒贈而向日領敦寧金祖淳所奏以兩人實狀
果如其疏合有 褒美之典爲辭矣趙有善業
於故儒賢金元行之門傳習師訓固窮安貧操行
修潔居敬窮理工夫刻苦雖其求道自晦而衛正
斥邪之功逵逅歸嚮學在 先朝屢加褒奬 下

教若曰已知其有所守莅邑多有惠政則又 許以循良之治如此之人不可但以一鄉之善士論者也其弟有憲眞所謂難兄難弟弟耕讀書孝篤於家信著於鄉元行常稱其質行無比年前多士之請 褒益驗其公議之翕然故郡守趙有善特贈承宣之職故叅奉趙有憲 贈以叅議之職以示 朝家褒勸之政何如 上曰依爲之 己卯府儒朴徵模等九百餘人封章請 褒至是有成命

二十八年戊子 王世子代聽時 留守金炳朝以本營武士取才收用事 筵達蒙 依 每年間都目自本營試才取優等備三望修報

為初仕調用之地

松京誌卷之一

松京誌卷之二

疆域

東至沙川長湍府界七里東南至東江長湍府界四十里南至祖江通津府界五十里昇天浦江華府界四十里西南至堂頭浦喬桐府界四十里西至碧瀾渡白川郡界三十六里西北至烏足里金川郡界八十里北至首龍山金川郡界八十里東北至斗谷里長湍府界五十里原續增合

沿革

開城府卽高麗舊都也新羅松嶽郡本高句麗扶蘇

岬今月老洞開城郡本高句麗冬比忽居崇山東○原下洞

高麗太祖二年自鐵原徙都松嶽之陽跨二郡之地

爲開州創宮闕立市廛辨坊里分五部

光宗十一年改爲皇都

成宗十四年改爲開城府

顯宗元年契丹来侵宮闕民屋殆盡九年罷府置縣

令管貞州德水江陰三縣直隷尚書都省

文宗十六年復知開城府事都省所掌貞州等三縣

及長湍松林臨津兎山臨江積城坡平麻田凡十

一縣皆屬焉又割西海道牛峯郡以隷之

忠烈王三十四年置府尹以下官掌都城内又別置
開城縣令掌都城外
恭讓王二年分京畿爲左右開城縣屬右道
本朝 太祖即位之三年遷都漢陽改爲松都開城
留後司置留後副留後斷事官經歷都事各一人
省開城縣
世宗二十年改爲開城府留守
世祖十二年以隸京畿罷留守斷事官經歷都事只
置尹判官各一人
睿宗元年復置留守經歷都事各一人

仁祖十五年永罷都事官
肅宗三十七年改爲管理營留守兼管理使經歷無
從事官
海西牛峯縣有大小南兩面縣革後屬本府中間折
入金川 續下同
肅宗丙辰山城外長湍地限十里以折授劃付又以
金川小南面一隅劃付山城丙申自峙鎭亦移屬
本營丁酉金川劃付者並還屬
辛未以海西文城東里位羅文山菻山所已善積白
峙八鎭移屬管理營俾受節制其後以本營有難

遷領七鎭還屬海西獨留白峙一鎭丁酉又並還
屬海西
英宗乙亥留守尹汲以金川大小南兩面屬本營本
營所管粘石屯屬之平山平山南面屬之金川次
次相換事狀請因海營防 啓寢其事
正宗戊戌留守兪彦鎬狀請大小南兩面及白峙鎭
還屬松都因海營防 啓置之
丁未秋留守閔鍾顯狀請大小南兩面及白峙鎭還
屬松都下廟堂禀處未及施行
肅宗辛卯留守金萬埰狀請長湍一面移屬本府右

議政金昌集議曰松都幅員甚狹長湍松西一面劃屬可以開墾亦可爲操場矣依 允遂以分地川定界因道臣防 啓遂寢

丁酉留守宋正明狀 啓内當初限以分地川者蓋以分地爲名卽古分界之地也若欲減限定界則當以口井峴爲界引晉州之於河東永川之於河陽皆有劃給事爲證依 允因臺 啓旋寢

景宗辛丑留守金雲澤上疏以長湍松西面劃給本府事更爲陳請依 允

英宗壬子留守朴師益狀請依前定奪自口井峴北

至華藏山中峯南至加峴劃給事稟 旨分付
庚申留守金若魯狀 啓松西面之移屬當否旣悉
於前後奏 啓中今不必架疊惟在 聖朝斷然
許施以慰故都民望因備邊司防 啓亦寢
正宗丁未因留守李性源 筵稟送備邊郎趙鎭宅
看審金川大小南兩面白峙鎭長湍松西面平山
粘石屯等地形便備邊郎論 啓以爲大小南兩
面劃屬松都則金川不得爲郡也無寧不削而更
究他條副急之策白峙鎭屬之松都屬之海西彼
此利害之間無十分明的之見粘石屯則土地瘠

薄軍額亦少不及二南十分一以此相換必無肯
從之理平山南面有金巖積巖二面金民既不欲
得之平民亦無欲換之意相換之說恐涉不便自
長湍口井峴以西劃屬松都是長湍之所不願自
極樂峯下大源川西至古東門外爲限屬之松都
爲便宜入 啓後無 成命
丙辰留守李冕膺 筵稟請以金川兩面移屬本府
又請罷經歷以金川郡守屬之本營當此移邑之
時許設於松都城門不遠之地爲判官兼行從事
之任右議政尹蓍東曰金川之移屬爲判官在故

都官民誠爲莫大之幸其後留守趙鎭寬 筵稟
以金川之全郡移屬爲難便請以兩面及白峙鎭
還屬本營又請以沙川以西劃屬因右議政尹蓍
東及諸宰覆奏特爲蒙 允判下

豐德本高句麗貞州高麗顯宗九年屬開城縣爲尚
書都省所掌文宗十七年直隷開城府睿宗三年
改爲昇天府置知府事忠宣王二年降知海豐郡
事增下同
本朝 太宗十三年省郡屬開城留後司十八年復
爲郡

世宗二十四年并德水縣改爲豐德

孝宗己丑陞爲府以德水爲　仁宣王后姓貫故也

當宁癸未留守金履載以本府凋殘難支　啓請矯

捄之道領議政南公轍以豐德合屬本府事　筵

達蒙　允判下

郡名

扶蘇岬　松嶽郡　冬比忽　開州　開京　皇都

蜀莫郡 宋史高麗王居開州蜀莫郡曰開城府依大山置宮室立城壁名其山曰神高○原

○舊豐德郡名　昇天府　河源　貞州　海豐

德水 增

城郭

羅城 卽外城 高麗顯宗時姜邯贊請城京都王命李可道主築凡二十一年而畢 周二萬九千七百步羅閣一萬三千間有崇仁宣旗保定光德德山會賓仙溪泰安弘仁乾德保泰宣義狻猊永平仙巖慈安彰信迎陽安化成道會昌安定等門今皆頹壞○舊城門未詳何處但認七門遺址在震方曰東大門卽我太祖領右軍由崇仁門入者也巽方曰水口門坤方曰勝戰門離方曰南大門申方曰午正門卽古宣義門坎方曰北城門在松岳之上艮方曰炭峴門俗傳如此○原○徐兢高麗圖經云其城周圍六十里山形繚繞雜以沙礫隨其地形而築之外無壕塹不施女墻列廡延屋如廊廡狀○增下同

皇城 卽麗朝內城或稱宮城 初弓裔使高麗太祖築勃禦塹城

太祖卽位二年定都松嶽光宗改開京爲皇都 皇城

二千六百間門二十曰廣化通陽朱雀南薰安詳歸仁迎秋上東和平宣義長平通德乾化金耀泰和朝宗宣仁青陽玄武北小○圖經則云王府內城環列十三門

內城卽半月城我 太祖開國二年癸酉以石築周二十里四十茨有東大南大東小西小北小訥里進言七門南大門正當都中四衢之會○原○趙有善修城論略曰我 太祖開國二年築半月城鼎遷之後因廢不修舊堞之存者自子男山東隅北至于松嶽山西至于都察峴南至于太平館左崗自此迤邐而東至于男山之趾大槩石築俱完但無女堞太平館以北有土築處自是循男山之頂至于其東僅存形址處可二三百步此處亦本土等此外間間有破

敗處通計存者爲三之二矣初設七門今所存惟
南大門在通衢之中樓閣巍然懸鍾於其上但無
門扉之設進言西小納里北城北小五門虹霓依
舊東大門則毀壞無餘只傳舊基又有二水門在
西南二門之間矣恭惟我 太祖大王開國後臨
御三載 定宗大王元年自漢陽還都三年 太
宗大王受禪又臨御五年復都漢陽其後 列聖
朝動駕臨幸凡六度 六聖駐蹕懸板揭在南門
樓然則本府不當以麗氏舊都論在 聖朝實亦
一王京也且在圻右控扼之處西南有大江之阻

東北有青石白峙之險設置管理營所屬騎兵四百步卒三千各色軍校又三千餘名倉庫各穀二萬三千餘石銀錢九餘萬兩居民一萬二千四百五十戶田畓二千七百五十八結此據豊德未屬時而言冨民之積聚又多在於其中山川環抱土地膏沃四輔緩急之可恃恐無過於是也第惟昇平日久陰雨計蹉頹垣敗堞略不繕修軍民無依恃之所財穀無保守之道管理大營將未免虛設之歸此恐爲 聖世之遺策也惟此半月城太半崩毀而存者亦多所毀石子皆在旁側因而修之可謂事半

而功倍也或曰天磨險阻之處旣設城堡則雖無半月城何損於關防之謨也此則不然夫山城之設乃避兵之計非爲國防患之地也天磨距大路三十里若使管理大帥携其精兵利卒深藏於萬山中匝地人民誰爲之全保孔道要衝誰爲之防守以此言之徒恃山堡之險而不思城府之修者恐非國家之長策也府下儒武合辭呈營請修築內城爾來百餘年矣頃年自營門看審形址商度工費而輒以時詘擧贏議竟不行識者恨之凡築城之規先觀地形財穀次之柴水又次之此城三

面阻山有平廣處有險阨處可藏數萬軍馬可謂得地形矣營中倉穀雖不甚多泰安倉在城北十餘里之地藏米豆萬餘石包山路往來輸取無難且富民數千戶聚在城中則其所儲錢穀緩急之際亦可取以爲資公私積聚可爲數千兵一二年之計矣城內山麓周圍殆近十里屢百年禁養樹木叢欝谷谷有溪澗源深流長且北通韶陵五冠山等處樵汲之路亦甚便近脩堞守阨孰有過於此者乎今不思保障之計置此大都於空踈之地若當不虞之時許多軍民財穀將不免爲藉寇齎

盜之歸豈不甚慨然也哉孰能以此揚扢于營門以爲贊成討謨之地也增

烽燧

松嶽山國師堂烽燧北應黃海道金川郡古城山東應長湍府天壽山天壽山烽燧廢今應都羅山○原下同

松嶽山城隍堂烽燧南應德積山西應首鴨山首鴨山烽燧廢今應白川郡彌羅山

德積山烽燧東應交河黔丹山自豊德合屬○增

部坊

高麗太祖二年立市廛辨坊里成宗顯宗又改定五

部三十五坊東部七坊曰安定奉香令昌哲令楊提弘仁倉令南部五坊曰德水德豐安興德山安中西部五坊曰森松午正乾福鎭安香川北部十坊曰正元法王興國五冠慈雲王輪堤上舍乃獅子巖內天王中部八坊曰南溪迎元弘道鸞溪由巖變羊廣德星化○原下同

本朝 世宗十二年以開城爲外官不可仍舊制遂省爲四部四坊東仁興西義興南禮安北智安

近世改爲四部七面丙辰移屬金川大小南兩面長湍沙川以西沙川以西合于東部癸未合屬豐德四面豐德本八而今改爲四面凡四部十三面一百二十三里有都副糾憲各一人掌糾正民俗各里又有尊位各一人東部三里太廟○八字洞○京坊南部四里都助○郭莊○九里介○旅造并西部二里路前○太平館北部五里

池波○梨井○禮賓○六架閣○兩城
東面五里 高頭山○大烏足○鉢松○白冬音
○籍田
青郊面六里 排也洞○德巖○裕陵○廣川○墨只洞○玄化
南面十一里 修隅○朽石○栗洞○新里○昌陵○十鷹○禮成江○玉山○照濟○獐山○軍
隱
西面六里 開城○光井○弘京○江里○碧瀾渡○蓮山
中西面五里 麗陵○鵲嶺○烟霞洞○墨寺洞○錢浦
北西面七里 烏豆○食峴○加土尾○者羅洞○鎮里○梨浦○紙洞
北東面六里 深川○吉水○古德○月古○吉祥○城內
大南面四里 ○長佐洞○升谷○石村○位川
小南面三里 紅花○斗谷○村淵
中北面十九里 興旺○炭洞○山上○長芝山○松山○食峴○栗串○大足
○都羅山○金巖○左後○黃梅○艾浦○大也峴○倉內○炭谷○箭川○東江○梨谷
東南面十五里 丁串○上松江○下松江○柳川○佳井○士洞○採蓮○月巖○宮川

蛇串○官谷○堂浦○興教○照門○領井 西南面八里 興天○山歸○古郡○森

橋○中連○高尺○黃江○寺盃 邑北面十四里 邑內○新竹○羊司○杜門○

歸道○高陽○禾洞○郭峴○仙山○鵠谷○上道○下道○楓川○蓮洞○原續增合

官員

留守兼管理使 從二品 經歷 從四品 教授 從六品○壬子留守朴思益狀聞改爲分教官差以本府生進爲陞遷之階已未留守狀聞復以文官爲教授○原 分奉常寺主簿 從六品 直長 從七品○乙丑留守俞漢謨啓請設置爲分教官陞遷之階○增 分教官 從九品○續 檢律 從九品○原

姓氏

高金王康田 李 來原 ○ ○舊豐德姓氏 本郡 柳韋張

陖田鍾李杜包河　梁鄭金林朴來德水　李金張

秦貧車 增

戶口

前朝盛時羅城內閭閻櫛比午正門外至後西江屋
幾相接鼎遷後日就凋耗昔則一部爲二萬餘戶
今通四部七面僅六千餘戶。舊誌所載原下同
正宗庚子式戶一萬一千四百五十〇口三萬八千
八百七十三
當宁壬午式戶一萬二千九百七十五〇口四萬七
千七百七十六〇癸未新屬豐德戶三千四百三

十七〇口一萬四千五百五十六 增

田制

府内之田皆沙石之地種穀者少而種木綿者多以糞田勤慢計摘綿多少四境之内只有稅無他賦田一千四十餘結畓七百五十餘結稅米豆合四百七十餘石 舊誌所載〇原

本府元帳付田畓二千七百三十六結三十負四束 田一千七百二十五結三十六負七束〇畓一千十結九十三負七束〇此是壬辰改量後辛亥除雜頃定摠者 内除雜頃癸未定摠田畓實二千七百十八結三負七束 舊例田每結稅豆四斗花末各三升錢九錢畓每結稅米四斗花末

及錢上同癸未始通田畓每結錢六兩爲定○增下同

川西丙辰移屬元帳付田畓二十結七十九負六束田十四結九十九負○畓五結十八負二束內除摠不足實二十結田每結稅錢八兩畓每結稅錢十兩

大小南面丙辰移屬元帳付田畓六百五十結四負三束除雜頉在田畓五百八十四結三負一束內每秋執上田每結稅錢八兩畓每結稅錢十兩

豐德癸未合屬元帳付田畓二千八百六十結六十八負一束除雜頉實二千三十結十八負五束通田畓每結稅錢八兩○癸未新定

風俗

宋史習箕子之餘風撫朱蒙之舊俗○性仁柔惡殺不屠宰○地宜秔稻風俗類中國無橐駞水牛驢有僧無道士○上巳日以青艾餅爲盤羞之冠○麗時有國子監四門學學者六千人貢士三等王城曰上貢鄰邑曰鄉貢他國人曰賓貢士尚聲律少通經○設席升必脫屨膝行必跪應必唯其拜無不答○士女尚素服○男子巾幘如唐婦人髻髻垂右肩餘髮披下約以絳羅貫之簪旋裙重疊以多爲勝原下同

宋徐兢高麗圖經云飲食用爼豆文字合楷隷上而
朝列官吏閑威儀足辭釆下而閭胥陋巷經館書
社三兩相望子弟未昏者則羣聚從師稍長則擇
友講習
八關會始於新羅真興王十三年○原○東國通鑑註八關之戒佛氏之教也關閉也謂禁八罪不犯也○增
高麗太祖元年十一月有司言前王每歲
仲冬大設八關齋以祈福乞遵其制王曰朕以不
德獲守大業盍依佛教安輯邦家遂於毬庭置輪
燈一所香燈旁列滿地光明徹夜又結綵棚兩所
各高五丈餘狀若蓮臺望之縹緲呈百戱歌舞於

前其四仙樂部龍鳳象馬車船皆新羅故事百官袍笏行禮觀者傾都晝夜樂焉王御威鳳樓觀之名爲供佛樂神之會自後歲以爲常 原

燃燈會 高麗初國俗自王宮國都以及鄉邑以正月望燃燈二夜顯宗以二月爲之至恭愍時以公主忌日復用正月 燃燈會儀設浮階於殿階前設王幄於殿上設便次於王幄東列燈籠於浮階之上下左右設綵山於殿前王出御便次百戲雜伎以次入殿庭連作訖教坊奏樂及舞 增

擊毬會 麗時每於端午節預選武官年少者及衣冠子弟擊毬於九逵之傍設龍鳳帳殿自殿前左右

各一百步許當路中立毬門路之兩邊以五色錦段結婦女之幕飾以名畫彩毯擊毬者盛服畫飾窮極侈靡一鞍之費直中人十家之產分作二隊立左右妓一人執毬而進步中奏樂之節擲毬道中左右隊皆趍馬而爭毬先中者爲首擊餘皆退立觀者山積原增合

麗時俟佛父母忌日必招僧誦經饌用素物謂之僧齋家嚴稱以古佛按八關會以下並高麗舊俗今無○原下同

正月一日女兒爲跳板戲

十五日兒童男女各持炬火登高朝月以祈一年之

福且看月出早晩高下以驗豐歉

國俗以四月八日是釋伽生日家家燃燈前期數旬羣童剪紙注竿爲旗周呼城中街里求米布爲其費謂之呼旗（今俗亦以是日懸燈而呼旗則無○原增合下同）

國俗於端午無賴之徒羣聚通衢分左右隊手尾礫相擊或雜以短梃以決勝負謂之石戰（今俗以正月夜戰于龍出山死傷不問）

五月五日閭巷女兒爲鞦韆戲男爲角抵戲（原下同）

六月十五日沐髮於東流水祓除不祥因會飲號流頭飲或於瀑布散髮承之以祛風眩謂之打頭會

七月十五日謂之百種男女傾家上山設酒食招亡魂此則盂蘭齋之古風而此處特盛麗末人多枉死扣地呌天推胷訴臆一哭三號縷縷不已至今女人之哭長言哀訴異於他處蓋其餘習也

十二月下旬聾盲分類作伴乘夜擊鼓周行閭里頌禱新福至來歲上元乃已

女人多以貞潔自守雖閭里下賤耻於改嫁出入必戴簑笠手執不纓人有當避則傾而遮之相語之際稱呼以宅髮不膏沐面不脂粉朴素可嘉貞節亦奇以此獨女之戶甚多

故都人民類質實敦愿男女不喜冶遊里閭無娼妓其室屋衣冠飲食之制尚守舊國之遺不隨世而變遷當革除初衣冠之屬不從徙則逋播然往往挺出豪傑才德技藝爲一世雄者多矣卽麗朝人才風俗槩可想見 見李澤堂植文集○續下同

高麗遺俗如八關會擊毬戲百種上山忌日招僧之類今已變革而其餘弊俗或不無因襲者至於鞦韆流頭等事尤可禁革矣

本土人材之盛漸不如古而從事舉業者多或讀書僧舍忘其寢食或會射山閣不避寒暑其攻藝甚

勤故間或得志於科場而畢竟無遠到之望故大槩安於小成規模鄙拙矣

人之有忠孝貞烈之行者出於秉彝之性而世衰俗頹能之者亦鮮矣本土雖無偉人傑士而以此成名者間多有之閭里之間綽楔相望　贈職復戶之典往往　頒下此可見俗尚之所在矣

古語曰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蓋山川有險易之別風氣有剛柔之異生長其間者禀質各殊習尚仍亦不同矣以列國言之唐俗儉齊俗奢豳俗重農桑陳俗好巫覡鄒魯尚禮義秦楚尚武勇其餘

諸國雖同在寰宇之內而習尚各異一道德而同風俗者鮮矣至若本府風俗則大槩尚忠義而務孝悌處心行己類皆慈良謹拙無悖戾犯上之風一自 聖朝鼎遷之後城郭殘毀邑里蕭條昔之延亘四十里之閭閻今不過爲冷落小聚昔之簪纓十數世之故家今不免爲編戶殘氓士風民習隨以變遷亦其勢也謹稽 國朝故事 太祖大王受禪後臨御三年 定宗大王臨御三年 太宗大王臨御五年 世祖 成宗 中宗 宣祖 肅宗 英宗六聖臨幸駐蹕 明宗 宣祖 仁

祖三朝特　命近臣賫題取士　列聖朝眷顧軫恤之澤出尋常萬萬士民之沐浴　淸化尤非列邑之比其向國丹忱自謂不後於人而舉世賤侮視同互鄉至不欲與之交語此其故何哉其言曰居在松都者盡是商販之類夫貿遷有無以通貨財者何處無之而杜門諸子有不願爲士願爲商之語雖出於一時忠憤而實爲後世藉口之資矣道德文章之士忠孝貞烈之人閒閒輩出不比之論而指彼閭巷閭閻之事欲誣一鄉其亦異矣古人論高麗風俗曰經館書社三両相望子弟稍長

則擇友講習令其遺風或不無一二幸存者而去古既遠門戶衰替俗習壞敗人材作成漸不如前則其爲舉世之賤侮亦無足恠矣但士民異業貴賤有等賢愚雅俗其歸不一令不論方類物羣槩以驅之於一套烏其可乎哉

土產

枸杞子九月進上○松茸八月進上○大興洞舊多栢子故九月進上今廢○白魚十一月進上○白餹又有白麵蕎糆蔘花散子等物皆以普造名○草笠

原○石灰以下舊豐德土產○鱸魚○蟹

增

松京誌卷之二